

网络爱情小说

叶子说，如果不从网上走下来，
QQ就像那两个圈圈一样，空空的。
顶多，也就是像它那两条小尾巴，
有些余音袅袅的回味。

早早 著

奇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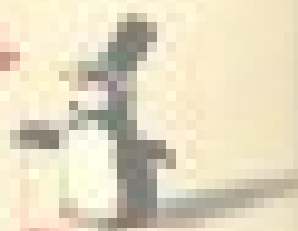


版社

第1000期

THE 1000TH ISSUE OF
THE JOURNAL OF THE
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
IS DEDICATED TO THE
MEMORY OF THE LATE
PROFESSOR J. H. H. H. H.

奇異果



言情小说



Q

奇缘

早早 著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QQ 奇缘/早早著. —北京: 农村读物出版社, 2003.
(网络爱情小说)

ISBN 7-5048-4085-8

I. Q... II. 早... III. 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10940 号

出 版 人	傅玉祥
责任编辑	李 娜
出 版	农村读物出版社 (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)
发 行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印 刷	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	6.375
字 数	127 千
版 次	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
印 数	1~6 000 册
定 价	12.80 元

(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)

何兮

叶子

唐古拉

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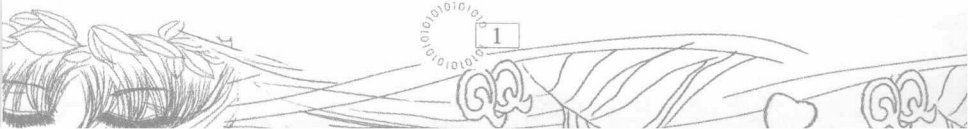


那会儿,我正在西藏大学实习,校园里的大喇叭老是放着藏歌。有一首我很喜欢,女声伴唱的前奏后,浑厚的男声响起:“这是一首唱给太阳的歌……”有浓郁的民族风味,而且很深情。后来学生告诉我,这是亚东的《唱给太阳》。

就在歌声中,叶子巴巴地跑来找我,问我们学校机房有没有 QQ。QQ,仿佛是一件与我全不相关的事情。我很惊诧,怎么会没有。叶子用了我的号上机去了,过了一会儿挺没劲地回来,说没有。于是我认真地问他,QQ 是什么?叶子说,就是网上聊天的。我又问,它们和 EMAIL 有什么不同。叶子听着我的话,很犯难的样子,不知从何答起。现在回想着他当时看我的眼神,心里一定正在大骂我白痴。

其实学校机房不安 QQ 自然有它的道理,否则,那儿就是电玩游戏、影碟和 QQ 的三分天下了。本以为是到了一个世外桃源,远离尘世喧嚣,谁知一点也没落伍,全拜网络所赐。西藏自治区的网络主结点就在我们学校,可是学校的机房还是常常出问题。

在被叶子刺激了一番以后,我一点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妥,相反,在心里倒颇有点耻笑他们,难道现实生活中交不到足够多、并且有趣的朋友么,为什么还要到网上虚拟?网上存在真话吗,即使有,我又怎么分辨?我一





坐在布达拉宫脚下晒太阳的时候，叶子很神往地说，他希望可以在这块神秘高远的土地上，与他的网络爱人做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。



定是台国产纠错能力很强的 VCD 机,什么盗版碟都能运行如常。假的当真的,照单全收。

叶子是北京大学的青年志愿者,在拉萨中学支教。他的女朋友就是在 QQ 上认识的,上海的女大学生。叶子嘴里嚼着花生,我正忙着调动手中的防紫外线伞,以便周到地挡住高原异常强烈的阳光。奇怪,太阳大得要命,却没有什么温度。只有叶子的脸红扑扑的,在我看来,他的每半边脸上堆着的笑容,都像是写了个大大的“Q”字。

叶子正等着他的第一笔生活费,说要寄给她作为路费。十月一日,也就是一个月后,他的恋人就将身着白衫,驾着空中客车,飞越横断山脉,看尽三江奔涌,追溯着长江的源头,来到青藏高原。她的脚下,将流淌着世界最高的河流——雅鲁藏布江。

“她的眼中……”

“……将会看到高原的苍茫!”他自顾自陶醉的样子真叫人受不了,于是我顺便把他的话接了过来。

“错!她眼中第一个看到的只有我。”

“你认识她吗?就不怕来了只大恐龙您消受不起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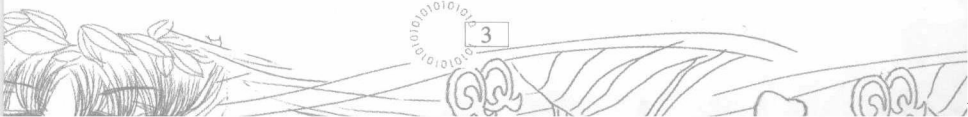
“又错了!她的声音那么温柔甜美,声如其人,一定不差的。”

“你们通过电话了?”

“是啊,天天通。不然,你以为我为什么总是面黄肌瘦?都是电话惹的祸,把饭票换电话卡了。你猜,我会送给她什么见面礼?”

我随口敷衍道:“玫瑰花,胡萝卜。”面对空想家,我有点无精打采。

叶子笑嘻嘻的,就像正看着他的恋人从舷梯上走下





叶子说，如果不从网上走下来，QQ 就像那两个圈圈一样，空空的。顶多，也就是像它那两条小尾巴，有些余音袅袅的回味。
我决心上 QQ，然后坚定不移地对现实诱惑不屑一顾。



来。“我呀，要送她一盒红景天口服液，还要塞给她一个大氧气枕头。”

天哪，都是些什么呀，我看叶子是有点走火入魔了。不过，人有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好，何况，他的希望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。起码，他清楚地知道红景天和氧气袋可以预防高原缺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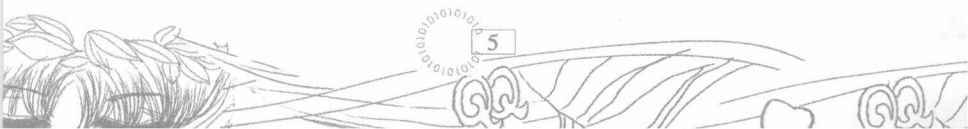
我依然对 QQ 嗤之以鼻。为什么大家都忍不住从 QQ 上走下来呢？想听听声音，想知道对方的样貌，最后会明知山有恐龙青蛙，偏向前行。可见，网络是虚空的，大家本来就耐不住对蒙面者的好奇和期许。我以为是在自言自语，谁知说出了声，让叶子听去了。

来西藏大学实习的不止我一个，还有计算机系的何兮。我是主动结识他的，一来他长得还挺顺眼，二来他离电脑最近，可以给我提供很大的便利。我做事一向功利性很强，这次来藏大实习也不例外，因为，我向往青藏高原。

关于和何兮结交的动机，我一开始就和何兮开诚布公地说了，他欣然接受。第一个理由对他，算是恭维。第二个理由，则是实情。他一点也不吃亏，我虽然谈不上美艳动人，但也算是清爽怡人。两人面对面，也还养眼。

我和何兮在别人眼里是一对，实际上我们俩常在背后乐不可支，制造绯闻的乐趣，关键在于有很多八卦的应和。如果没有何兮，即使我主观上有接近 QQ 的动机，客观上也绝无成功的可能，因为我真的是对它一无所知。所以那天晚上，何兮先在我面前示范了一下 QQ 的魅力。

何兮很快放弃了他的解说权，因为那些好友栏里的小头像都亮闪闪的。何兮说他是隐身登录，这样，他不打招呼，别人就不知道他在线，可以掌握交流的主动权。很





何兮热火朝天地投入了消息的传递。我看着他错字连篇，完全的无主题变奏，觉得真是无聊。消息栏里小头像的眼睛眨啊眨的，就是会说话的勾人样儿。何兮两眼放光，全然不在意我左一声叹气，右一个呵欠。他的手指在键盘上像飞似的，在我听来，却是无休止的走音。



快,他和每个在线的朋友说了声“HELLO”。于是,那些人头很快舞蹈起来,摇头晃脑地,倒是怪可爱。当然,在何兮,可爱的一定不是这些面具。

我目光呆滞,脑子却异常清醒。心里嘀嘀咕咕的,那些字幕有那么重要吗,连配音的人都没有,几个生硬的符号就是笑脸,真幼稚。虽然我谈不上是他的旧爱或者新欢,不过,我不能坐视不理在电脑面前的失宠,反抗的途径在哪儿?我在苦苦思索。

灵光一闪,呆滞的眼神立刻重放光彩。哈,我要抢班夺权,我要和他的朋友们聊天,键盘是我的!至于他,就让他歇在一边看着吧!

于是,我和西子聊起了广州的小吃,和大亚湾谈到了北京的驴打滚和冰糖葫芦,向 ABC 真诚地汇报了“我”在西藏大学实习的近况。我突然发现,在 QQ 上聊天,心和手指一样,都有一种飞翔的感觉。话语不是大脑里的思维产物,而是嘴角边那一丝丝调侃的微笑,自然而然地流露。我可以哈哈大笑,可以天马行空、不知所谓,可以尖锐,可以迟钝。甚至,可以调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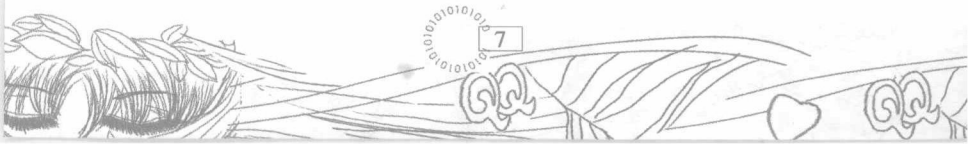
我问何兮,到底是因为我见不到他们的面,还是因为我不认识他们。

何兮嘻嘻一笑,说,不知道。

“你认识他们吗?”

“聊了挺久了。从前都是一间聊天室里的朋友,后来网站倒掉了,大家就约好在另一家网站重建我们的紫篱笆聊天室。”

我停下敲键,突然觉得这话题不比网上正说的差,何况,这会儿大家回话都不太积极了。何兮就说,没人像我





打得那么快，又每一条写得那么长，一看就是生手。

“后来你们再见了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反正我是只有单线联系了。”

我哼了一声，表示我的不屑。“原来好景不长。”又有人像在急切地闪动，呼之欲出似的。是一只漂亮的流氓兔，粉色的衣装。

何兮在神游天外，念念叨叨地说：“那时真好，大家玩得跟一家人似的……”

小兔子叫精灵，看了看资料，自称性别女，年龄 21。正当芳华，杭州人。说明栏里写了一句话：“精灵的泪是荷上的露。”蛮有趣的。

精灵说，米奇妙的衣服都好贵，你在线吗？想问你讨一件皇帝的新衣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情不自禁相信这的确是一位年轻小姐，忍不住替何兮轻薄了两句。

我代替米奇发表消息，“你好，我在。你想我在的时候我都会在。”

我用胳膊肘撞了撞正遐思的何兮，“喂，我说你很想她，可不可以？”

何兮没返过神，愣愣地看着我，“谁，我很想谁了？”

我最恨别人的反应慢我半拍，也最讨厌解释。于是手指如飞，已经把它写在了消息栏上。我最后扫了一眼，然后很满足地按下了传送键。

何兮惊呼起来，“你都在胡说些什么？”他终于看到了精灵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可惜，消息已经在他的惊呼中嗖地一声，迅速进入了另一个空间。

于是我们在屏幕前沉默了三十秒，直到精灵的又一





何兮粗鲁地把我推到一边，“你怎么这么过分？这是我的朋友，我的隐私，你稍稍尊重一点，好不好？”



封消息传来。这封信和上封没有半点关联，她问，哈利·波特的书和电影哪个好看。何兮手忙脚乱，一只手想挡住消息栏，一只手还要在护着键盘的同时，紧巴巴地打上一些字。

我很无趣地靠在椅子上，只好想点别的东西，比如，精灵到底是对米奇的表白无动于衷，还是处乱不惊，还是根本笑纳了米奇的思念？更让我困扰的还是，精灵真的是个漂亮的女孩吗，她和米奇有什么关系呢？看起来，米奇可是很在乎她呀。这么一想，便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坏笑，但是，又不得不承认，心里还真有那么一点酸酸的意思。

我拼命凑上前去，只看到一个谄媚的眼镜族的笑。何兮刚刚教过我，8-）。接着就是@ 领衔的一连串>>--->---，什么意思嘛，欺负我看不懂暗号。何兮警惕地看着我，然后得意地把它们送给了精灵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是什么意思？”何兮竟然装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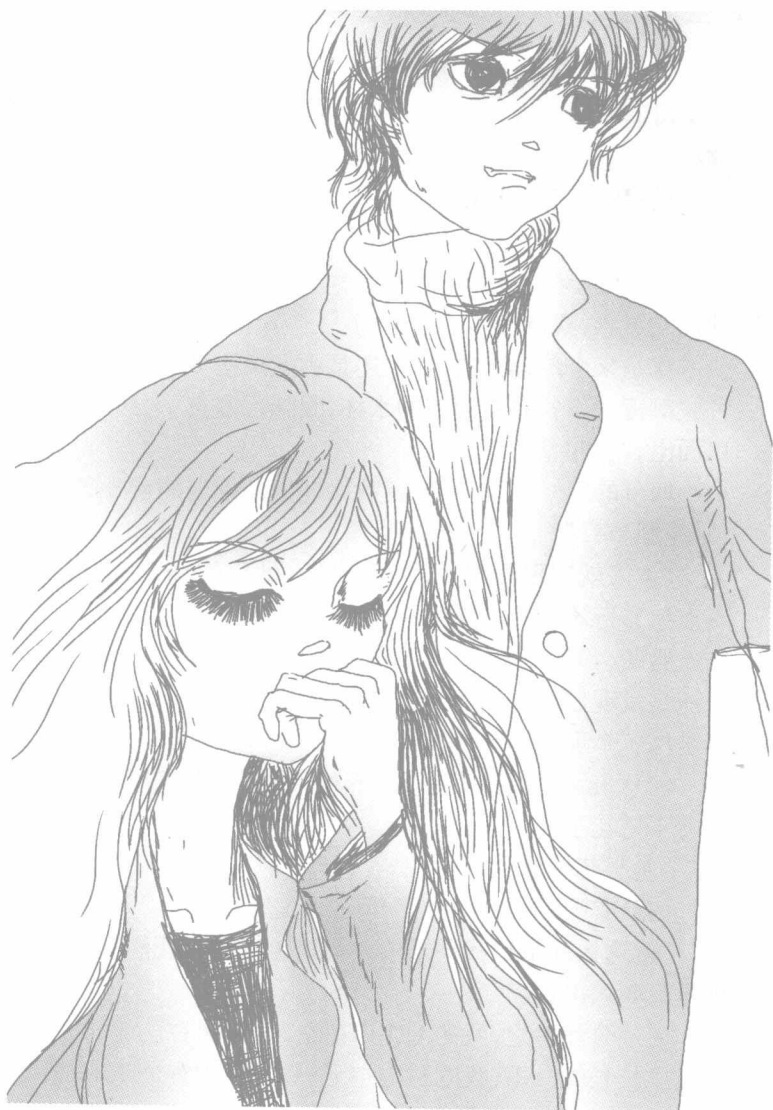
“帮我要个Q号吧，那样我就不来烦你了。”不去烦他的动力还真大，何兮立刻放下手中的真情告白，开始忙着为我申请Q号。

居然申请到了一个九位码，足可见QQ的人丁兴旺。

“想个好听点的名字吧！最重要的，是要让GG一看到你的名字，就联想到一个年轻漂亮而又浪漫多情的美眉。”

“什么叫联想，本来就是靓女嘛！”我一边抬杠，一边真的用心揣摩个好听的名字起来。那些QQ名都不错，要





何兮帮我填了几项资料,把我的年龄改小了两岁,他说年龄大了没人理,让我听了很愤懑。然后他停下来问我,你还想说点什么,比如我很丑,可是我很温柔一类的。

他专注地等着。我们都看到那个粉色的精灵流氓兔又在翩翩起舞,他没有点击,还在等着。我叹了口气,真的计较,于是盯着我的水杯,完成了最后的注册工作。



是父母能早早预知孩子们的这项本领，当年就不用绞尽脑汁了，到头来还吃力不讨好，总是被大家嫌弃。我爹姓丁，就管我叫丁当。据说当时，他们的面前已经堆满了《十三经》、《山海经》之类，正考虑“丁子曰”是不是念得顺口，赶巧隔壁的小学校停电，只好敲钟上下课，于是特启发了他们的灵感，我就成了一象声词。

我是来个琼瑶点的名呢，还是古龙风格多一些，或者彻底颠覆一下？看着面前的水杯，眼睛都发直了，最后脱口而出，“就叫龙胆花吧！”

何兮的第一反应，是看着我水杯中漂浮着的紫叶子，“是龙胆草！”

“本来就够平凡的了，你还想叫我做草芥？起眼一点，有点色彩行不行？本来嘛，有的人叫它龙胆草，也有的叫它龙胆花，我又没说错。”不知为什么，我有点恼羞成怒，可能是发现自己的创造力实在有点出乎意料的低，最终还是拣了个现成。

何兮最大的好处，是从来不和我争执，我声音一高，他就不搭茬了。

“龙胆花是紫色的。”

何兮噤哩啪啦地打完了，问：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
“就这么简单！”我喝了两大口紫色的龙胆花泡的水，感觉真叫人沮丧。

何兮分而治之，我的 QQ 栏在左，他的在右。他的好友栏里长长的一串，我的栏内空无一人，直到有个叫米奇的跑出来，说已经把我列入了好友，希望得到我的同意。在何兮的帮助下，我欣然接受，并把正坐在我旁边的米奇也添加成了好友。

